

《扫地挂画》

主要角色

马忠：丑
马赛花：花旦
朱元龙：小生

情节

朱元龙微时，与马忠兄妹同佣工于马员外家。一日，员外为祝寿诞，命马忠扫地挂画，布置寿堂。马忠不识字，求助于朱元龙。适妹马赛花前来，见朱元龙气宇非凡，具帝王相，乃托兄为媒，委以终身，并讨封赐。马忠出私蓄，即送二人出走。

根据《京剧汇编》第三十一集：商四亮口述本整理

马忠 (内白) 啊哈！
(马忠上。)

马忠 (念) 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
(白) 我、马忠。妹妹马赛花。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兄妹二人多亏马员外收留。员外爷命我妹妹伺候老安人，命我看守上房，带打杂儿。这且不言。明儿个乃是员外爷的寿诞之期，员外爷命我扫地挂画儿。我想这扫地是个粗拉活儿，这挂画儿我又不认识字，这可怎么好哪？有来，我想起来了，我这儿新来一位朱伙计，他认识字，我不免把他叫出来，叫他帮我把这画完挂上。就是这个主意。我说朱伙计，朱伙计！

朱元龙 (内白) 嗯哼！
(朱元龙上。)

朱元龙 (念) 怀抱一颗梭罗树，走遍天下无处栽。
(白) 啊马伙计！

马忠 (白) 朱伙计！

朱元龙 (白) 啊马伙计，将我唤出何事？

马忠 (白) 朱伙计，你不知道，明儿个是员外爷寿诞之期，员外爷命我扫地挂画儿。我又不认识字，不懂什么上下联。我把你叫出来，帮帮我的忙，把这画儿挂上，明儿个我好好请你。

朱元龙 (白) 我看你可怜不带劲儿的，待我替你挂来。

马忠 (白) 可怜就可怜吧！干什么还不带劲儿的？给你棍，画儿在桌子上放着哪。我扫地，你挂画儿。

朱元龙 (白) 好好，待我挂起来。

马忠 (白) 待我扫起来。

朱元龙 (西皮小导板) 头张挂的福禄寿，
马忠 (白) 得啦得啦，你怎么头一张挂起“葫芦头”哇？
朱元龙 (白) 唉！“福禄寿”。
马忠 (白) 噢，“福禄寿”。我听错啦。好，你再挂起来。

朱元龙 (西皮原板) 这两旁挂的是八洞仙。
两个和尚抱头睡，
却是那和合二天仙。

马忠 (白) 两旁还有大碗面。

朱元龙 (西皮原板) 这两旁画儿俱挂起，
叫一声马伙计细看一番。

马忠 (白) 这蛤蟆怎么三条腿儿呀？

朱元龙 (白) 唉！这是“刘海戏金蟾”。

马忠 (白) “刘海戏金蟾”哪！你也挂好啦，我也扫完啦，走走，你跟我到厨房去。

朱元龙 (白) 到厨房去做什么？

马忠 (白) 找点儿刀前刀后的，咱们俩人喝酒去。

朱元龙 (白) 我不去。

马忠 (白) 你干嘛不呀？

朱元龙 (白) 我要睡上一觉。

马忠 (白) 寿堂里可不能睡，咱们到马棚睡去吧。

(马忠、朱元龙同走圆场。)

马忠 (白) 到啦，你在上边睡吧。

朱元龙 (白) 正是：

(念) 一觉放开心头稳，昏昏沉沉到阳台。

(朱元龙哈哧，睡。)

马忠 (白) 朱伙计睡着了吗？

朱元龙 (白) 睡着了。

马忠 (白) 睡着啦你还说话？

朱元龙 (白) 你问我嘛。

马忠 (白) 算你有理。

(马忠看。)

马忠 (白) 有的，火绒的脑袋——一蹭就着。呵！

(马忠打哈哧。)

马忠 (白) 有的，母哈哧招人——我也困啦。我先忍一会儿。

(马忠躺地睡。)

马赛花 (内白) 走哇！

(马赛花上。)

马赛花 (西皮散板) 上房安人还未醒，
去到前厅看分明。

(白) 我，马赛花。哥哥马忠。爹娘下世。多亏马员外收留。命我伺候老安人，叫我哥哥看上房，带打杂儿。明儿个是员外的生日，叫我哥哥扫地挂画儿。这会儿老安人睡着啦。我不免去瞧瞧地扫了没有、画儿挂了没有。走哇！

(南梆子) 昨晚三更得一梦，
梦见身缠赤金龙。
醒来时却是南柯梦，
不知吉来还是凶？

(马赛花进门。)

马赛花 (白) 哟！这是怎么啦？马棚着了火啦！那是我哥哥管的地方，我快叫他一声儿。哥哥！哥哥！

(马赛花看。)

马赛花 (白) 哟！睡着啦？我哥哥最怕员外爷，待我学员外爷的声音吓唬吓唬他。呔！马忠醒来！马忠醒来！

(马忠醒，叩头。)

马忠 (白) 与员外爷叩头！

马赛花 (白) 我命你扫地挂画，为何在此贪睡？该打！

马忠 (白) 是，该打。

马赛花 (白) 该骂！

马忠 (白) 是，该骂。

马赛花 (白) 抬起头来！

马忠 (白) 有罪不敢抬头。

马赛花 (白) 恕你无罪！

马忠 (白) 多谢员外爷！

(马忠抬头。)

马忠 (白) 好妹子，你知道我怕员外爷，你拿员外爷来吓唬我？

马赛花 (白) 员外爷叫你扫地、挂画儿，你都做完了吗？

马忠 (白) 我地也扫完啦，画儿也挂好啦。

马赛花 (白) 哥哥，可了不得啦：马棚里着了火啦！

马忠 (白) 什么，马棚里着了火啦？我得去瞧瞧。

(马忠进门。)

马忠 (白) 成啦成啦，那么大的个子还玩火哪？你也不怕尿炕！
妹子，你远瞧是火。

马赛花 (白) 哥哥你近觑？

马忠 (白) 朱伙计在那儿睡觉哪。

马赛花 (白) 哥哥，你仔细瞧瞧！

(马忠看。)

马忠 (白) 哟！出来啦！进去啦！出来啦！进去啦！得！这回不出来啦。
妹妹，朱伙计脸上有一条小长虫，从耳朵进去，从眼睛里出来，从鼻子里进去，又从嘴里出来啦，跑到后边可就不出来啦！

马赛花 (白) 哥哥，这是蛇钻七窍。

马忠 (白) “蛇钻七窍”是怎么回子事呀？

马赛花 (白) “蛇钻七窍”是真龙天子呀！

马忠 (白) 嗯！“蛇钻七窍”是“真龙天子”！要是“蛇钻五窍”哪？

马赛花 (白) 是五霸诸侯哇！

马忠 (白) “蛇钻五窍”是“五霸诸侯”？妹妹，要是“蛇钻一窍”哪？

马赛花 (白) 那我就不知道啦。

马忠 (白) 那是抽旱烟哪！

马赛花 (白) 哥哥，你把他叫起来吧！

马忠 (白) 喂！朱伙计！朱伙计！

马赛花 (白) 你别叫他“朱伙计”呀！

马忠 (白) 我不叫他“朱伙计”，叫他什么？

马赛花 (白) 你叫他“妹夫”。

马忠 (白) 得啦！我不能管他叫“妹夫”。

马赛花 (白) 那么你管谁叫“妹夫”呀？

马忠 (白) 等一会儿我在街上一站，我瞧谁穿得阔，我就叫谁“妹夫”。

马赛花 (白) 哥哥你叫他。

马忠 (白) 叫蹿了哪？

马赛花 (白) 都有我哪。

马忠 (白) 呔！妹夫醒来！妹夫醒来！

(朱元龙醒。)

朱元龙 (白) 啊！哪个是你的妹夫？哪个是你的妹夫？胡认亲戚，岂有此理！

(马忠怔。)

马忠 (白) 妹妹，你听见没有？

马赛花 (白) 听见什么呀？

马忠 (白) “哪个是你的妹夫？哪个是你的妹夫？胡认亲戚，岂有此理！”

马赛花 (白) 哥哥，你告诉他那话儿。

马忠 (白) 朱伙计，那话儿。

朱元龙 (白) 啊！哪话儿？

马忠 (白) 我知道是哪话儿呀！
妹妹，人家问哪话儿哪？

马赛花 (白) 哥哥，你告诉他，那话儿，那话儿。

马忠 (白) 朱伙计，那话儿，那话儿。

朱元龙 (白) 啊！哪话儿？哪话儿？

马忠 (白) 我知道哪话儿、哪话儿呀！
妹妹，人家问哪话儿、哪话儿哪？

马赛花 (白) 你告诉他，那话儿，那话儿，那话儿。

马忠 (白) 喂！朱伙计，那话儿，那话儿，那话儿。

朱元龙 (白) 哪话儿？哪话儿？哪话儿？

马忠 (白) 得嘞！你也别“那话儿，那话儿，那话儿”；你也别“哪话儿，哪话儿，哪话儿”。到底是哪话儿？哪话儿？哪话儿？

马赛花 (白) 哟！常跟我们吹、跟我们谤：茶馆酒肆说个媒呀！拉个纤哪！全成。今儿个你妹妹有这么点儿事，你就办不了啦？

马忠 (白) 得嘞，我们拉的是房梁地土纤，谁拉过你们这样的纤哪！
 马赛花 (白) 你不管哪？我们自己说去。
 马忠 (白) 对啦，都要你们自己说去，我们跑合儿的吃谁去？
 马赛花 (白) 还不错的哪，我自己去。
 朱元龙 (白) 朱伙计，我来啦！
 马忠 (白) 你来了，告诉我做什么？
 马赛花 (白) 找碰钉子吗？
 朱元龙 (白) 躲一边儿去！
 朱伙计，你看我长的好不好哇？
 (朱元龙看。)
 朱元龙 (白) 长的好。
 (马赛花羞。)
 马赛花 (白) 你爱我不爱呀？
 朱元龙 (白) 爱倒是爱，就是无有钱。
 马忠 (白) 噌！
 马赛花 (白) 哥哥，你这是怎么啦？
 马忠 (白) 怎么啦，你没听见吗？你长的好，他也爱，就是没有钱。你想想，这事儿没钱成吗！
 马赛花 (白) 哥哥，咱们不要钱。
 马忠 (白) 又“尽义务”啦！
 马赛花 (白) 朱伙计，我要给你做——
 (马赛花羞。)
 朱元龙 (白) 做一顶帽儿戴？
 马忠 (白) 我们不是帽子铺！
 马赛花 (白) 我要给你做一双——
 朱元龙 (白) 做一双鞋儿穿？
 马忠 (白) 我们也不开鞋店！
 马赛花 (白) 朱伙计，我要给你做一个小媳妇。
 朱元龙 (白) 两个字的口语。
 马赛花 (白) 愿意？
 朱元龙 (白) 不要！
 马赛花 (白) 哥哥！
 马忠 (白) 唉！
 马赛花 (白) 他不要！
 马忠 (白) 不要，你跟着哥哥——
 马赛花 (白) 什么呀？
 马忠 (白) 过这份苦日子！
 马赛花 (白) 哥哥，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不要我？
 马忠 (白) 对，我去问一问他。
 朱伙计，你不要我妹妹，有什么褒贬吗？
 朱元龙 (白) 他的脚大眼睛红。
 马忠 (白) 真是买主。
 妹妹，他说你“脚大眼睛红”。
 马赛花 (白) 哥哥，“脚大”有法儿治。
 马忠 (白) 有什么法儿治？
 马赛花 (白) 买点儿布撕把撕把，裹把裹把，就小啦。
 马忠 (白) “眼睛红”哪？
 马赛花 (白) 上点儿眼药啊！
 马忠 (白) 眼药不见效？
 马赛花 (白) 有个偏方儿。
 马忠 (白) 什么偏方儿啊？
 马赛花 (白) 上点儿烟袋油儿。
 马忠 (白) 你别招说啦。

朱元龙 (白) 朱伙计，我妹妹说啦，“脚大”有法儿治。
 马忠 (白) 怎样治法？
 朱元龙 (白) 拿点儿布裹裹就小啦。
 马忠 (白) “眼睛红”呢？
 朱元龙 (白) 上点儿眼药哇。
 马忠 (白) 眼药不见效。
 朱元龙 (白) 有个偏方儿。
 马忠 (白) 什么偏方儿？
 朱元龙 (白) 上点儿烟袋油儿。
 马忠 (白) 如此说来，四个字的口语——
 朱元龙 (白) 一定留下？
 马忠 (白) 还是不要！
 朱元龙 (白) 妹妹，他还是不要你。
 马忠 (白) 哥哥，你跟他动横的。
 马忠 (白) 对。
 马忠 (白) 朱伙计，我妹妹长得这么好，你会不要？我把你个王八蛋！
 马忠 (白) 哥哥，你别骂人哪！
 马忠 (白) 你不是说“动横”的么？
 马忠 (白) 哥哥，你拿软化出溜他。他再要不要哇，你给他作揖。
 马忠 (白) 作揖，要再不要哪？
 马忠 (白) 你给他请安。
 马忠 (白) 请安，要再不要哪？
 马忠 (白) 你给他跪下。
 马忠 (白) 跪下，要再不要哪？
 马忠 (白) 你给他磕头。
 马忠 (白) 得来！为你的事情，作揖、请安、跪下、磕头，哎，我不管！
 马忠 (白) 你不管，你可别叫我问住！
 马忠 (白) 问住不是你哥哥！
 马忠 (白) 我问问你：有父？
 马忠 (白) 从父。
 马忠 (白) 无父哪？
 马忠 (白) 从兄。
 马忠 (白) 对呀！如今父母都没啦，我的事情，你做哥哥的不管，我看哪个王八蛋管！
 马忠 (白) 对！我看哪个王八蛋管！
 马忠 (白) 我看哪个孙子管！
 马忠 (白) 对！我看哪个孙子管！
 马忠 (白) 哥哥，你管你管！
 马忠 (白) 别忙，我来算算。自古道：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她是我妹子，我是她哥哥，妹子终身大事，我不管谁管？妹妹，我替你管。
 马忠 (白) 又嘞替我管啦？
 马忠 (白) 朱伙计，你要我妹妹得啦！
 朱元龙 (白) 不要！
 马忠 (白) 我给你作揖啦！
 朱元龙 (白) 不要！
 马忠 (白) 请安啦！
 朱元龙 (白) 不要！
 马忠 (白) 我跪下啦！
 朱元龙 (白) 不要！
 马忠 (白) 我给你磕头啦！
 朱元龙 (白) 看你实在的可怜。
 马忠 (白) 还是不要哇？
 朱元龙 (白) 将就了。
 马忠 (白) 叫您避屈。

(马忠向赛花。)

马忠 (白) 妹妹他要啦。

马赛花 (白) 怎么着，他愿意啦？

马忠 (白) 他愿意啦。

马赛花 (白) 哼！我们还不愿意哪！

马忠 (白) 不愿意？为你的事情，我作揖、请安、跪下、磕头，你不愿意，趁早退了。瞎，朱伙计！

(马赛花堵马忠嘴。)

马赛花 (白) 哥哥，你别嚷啊！

马忠 (白) 你要堵死我呀！

马赛花 (白) 哥哥，我们嘴里说不愿意，心里早就巴不能够儿的哪。

马忠 (白) 这么回子事，你跟我还要这个老铁圈哪？我给你们见见。从今以后，你是她夫，你是他妻，我是大舅子。来！你们两边坐下，我坐桌上。你赶车，我跨沿儿，你去当奶妈。

马赛花 (白) 我们是姑娘，没有奶呀！

马忠 (白) 那你缝穷去。

(马赛花比手势。)

马忠 (白) 叫我转个圈儿。

(马忠转三圈。马赛花推马忠出门。)

马忠 (白) 得啦，你们俩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马忠下。马赛花看，关门。)

马赛花 (白) 幼主哇！

(马赛花跪。)

马赛花 (西皮散板) 走向前来忙跪定，
幼主封我哪一宫？

朱元龙 (西皮散板) 有朝小王登龙位，
封你昭阳掌正宫。

马赛花 (西皮散板) 叩罢头来站起身，

(马赛花起。)

马赛花 (西皮散板) 四起八拜谢龙恩。

(马忠暗上，看。)

马忠 (白) 哈哈！看见喽，看见喽！

马赛花 (白) 看见什么啦？

马忠 (白) 看见你给朱伙计跪着来嗒。

马赛花 (白) 呸！我凭什么给他跪着呀？

马忠 (白) 没跪着？瞧你胳拉盖上的土还有哪！

马赛花 (白) 哥哥，你看过稀奇哈儿没有？

马忠 (白) 什么“稀奇哈儿”呀？

马赛花 (白) 一个家雀儿两尾巴。

马忠 (白) 是吗，在哪儿哪？

马赛花 (白) 在那儿哪！

(马赛花掸土。)

马赛花 (白) 嘚儿……飞喽！

马忠 (白) 嘚儿……飞喽！

(马忠学。)

马忠 (白) 快说实话。

马赛花 (白) 哥哥，你知道他是谁呀？

马忠 (白) 他是朱伙计。

马赛花 (白) 他是主子。

马忠 (白) “肚子”？肉市有。

马赛花 (白) 他是皇上。

马忠 (白) “黄鳝”？在鱼盆里呢。

马赛花 (白) 他是万岁。

马忠 (白) “万岁”怎么样?
 马赛花 (白) 他封了我一官。
 马忠 (白) 你叫他也封我一官。
 马赛花 (白) 嘻! 你封不得官, 封你一个官儿做。
 马忠 (白) 不错, 封我个官儿做。
 马赛花 (白) 哥哥你跪下。
 幼主, 封我哥哥一个官儿吧!
 (马忠跪。)

朱元龙 (白) 好, 听封!
 (唱) 有朝小王登龙位,
 封你王八钻水坑。

马忠 (白) 我打你!
 马赛花 (白) 哥哥, 你为什么要打他呀?
 马忠 (白) 不是啊, 他说封我“王八钻水坑”。
 马赛花 (白) 我去问问去。
 幼主, 你怎么封我哥哥“王八钻水坑”啊?

朱元龙 (白) “国舅在朝中”。
 马赛花 (白) 我说的呢。
 哥哥你听错啦。是“国舅在朝中”, 不是“王八钻水坑”。
 马忠 (白) “国舅在朝中”, “王八钻水坑”, 音同字不同。你再封!

朱元龙 (白) 听封!
 马忠 (白) 领旨呀!
 (西皮流水板) 听说是一声把我封,
 喜在眉头笑心中。
 昨晚三更得一梦,
 梦见身缠赤金龙。
 我只说为奴作雇佣,
 却原来他是个江山未坐、未坐江山、朱元龙。
 走向前, 忙跪定,
 幼主千岁快快把我封。

(马忠跪。)

朱元龙 (西皮流水板) 有朝小王登龙位,
 封你国舅在朝中。

马忠 (白) 谢万岁!
 (西皮导板) 叩罢头来谢恩宠,

(马忠起。)

马忠 (西皮流水板) 背地里笑坏我马忠。
 有朝一日坐九重,
 当朝国舅谁不闻名!
 (白) 嗯! 国舅大人下得朝来, 哪里来的黄毛丫头, 竟敢挡住国舅大人的去路?
 马赛花 (白) 哟! 娘娘出得宫来, 哪儿来的一个野小子呀?
 马忠 (白) 我怎么改了“野小子”啦?
 马赛花 (白) 我说来呀!
 马忠 (白) 叫谁哪?
 马赛花 (白) 拿张草纸!
 马忠 (白) 好大张的草纸!
 马赛花 (白) 把这小子给我捏出去。
 马忠 (白) 我问你: 是国舅大, 还是娘娘大?
 马赛花 (白) 娘娘大!
 马忠 (白) 国舅大!
 马赛花 (白) 娘娘大娘娘大!
 马忠 (白) 咱们俩问问万岁去。
 小肚! 是国舅大, 还是娘娘大?

朱元龙 (白) 还是——
马忠 (白) 国舅大!
马赛花 (白) 娘娘大!
朱元龙 (白) 还是娘娘大。
马忠 (白) 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
(西皮流水板) 听说是娘娘比我大,
吓得浑身乱如麻。
走向前, 忙跪下,
娘娘千岁你就饶恕咱。
马赛花 (西皮流水板) 有朝一日登龙位,
扒你的皮来抽你的筋!
马忠 (白) 得嘞! 在这儿称孤道寡, 又是“万岁”, 又是“娘娘”、“国舅”的, 员外爷
要知道可不得了, 你们赶紧走吧!
朱元龙 (白) 无有盘费呀!
马忠 (白) 我这有点儿存项, 你们走吧!
(马忠拿包袱送朱元龙。)
朱元龙 (白) 多谢了!
(西皮散板) 打开玉笼飞彩凤,
马赛花 (西皮散板) 挣断金锁走蛟龙。
(白) 哥哥, 我们可走啦!
马忠 (白) 早该走了!
(朱元龙、马赛花同下。)
马忠 (白) 哟! 他们走啦。我赶紧伺候员外爷去吧!
(马忠下。)
(完)